

跑出舒適圈

北大港青願扎基層



從香港到北京，是北大港生徐天賜走出自己舒適圈的第一步；從學校到貧困地區，是徐天賜走進內地基層工作的又一步。不同於大部分香港和內地學生「不斷向上」的職業目標，徐天賜卻有這一番「持續向下」的人生願景——他想深入內地基層，渴望了解祖國最深沉的脈息。對於每一次選擇和跨越，徐天賜認為都是一個從0到1的學習過程。而他跨越方式尤為獨特，那就是不停地——奔跑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、伍依然 北京報道

今年22歲的徐天賜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外交專業2017級學生，他還是北大長跑隊的一員。2017年，還在讀高三的徐天賜就獲得了全港越野精英賽的冠軍，在跑步方面展露極強的天賦。離開香港到北大讀書時，徐天賜仍然堅持訓練參加比賽。靠着比賽獎金，他在大專期間「除了學費之外，就沒有再問父母拿過一分錢」。在徐天賜眼中，獨立是成年男生應有的品質。

「剛來北京時人生地不熟，沒有什麼組織，也沒有什麼依靠。」徐天賜說，機緣巧合之下，他參加了香港專業人士協會舉辦的新生迎新活動，這也開啟了他走進貧困區、走向基層的道路。

調研脫貧經驗 體會貧區不易

每年暑假，香港專業人士協會都會組織在京港生去北京的不同部門實習。2018年，徐天賜得以在北京市政府下屬的事業單位——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的農村發展中心實習，主要是奔赴郊區考察調研。

實習期間，他了解到幹部要如何發揮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作用，比如通過提供技術和專家等資源，幫助農民養殖蜜蜂，釀製蜂蜜賣到市場，並實現效益最大化，幫農戶脫貧。這個蜂蜜產業脫貧的經驗讓徐天賜印象深刻。如今，北京地區已經沒有貧困戶了，徐天賜說：「從國家層面去看事情，視野絕對是不一樣的。」

從內地學校和社會機構組織的各種活動中，徐天賜不僅開拓了眼界，還得到了深入貧困區觀察的機會，加深了對基層工作的認識和理解。在一次北京大學招生組去廣西招生的宣講活動

中，徐天賜參與其中，去了中國南部邊境地區——防城港，他看見當地孩子在簡陋的學習環境中的高強度學習狀態時深受震撼，「我沒有過這樣的經歷，」徐天賜說，廣西孩子與自己上學的環境形成強烈對比。徐天賜深刻認識到貧困地區的孩子對知識的渴望，對他們來說，教育是實現人生轉型的唯一途徑。

冀從事基層工作 融國家發展

這些在基層看到的東西，對基層生活的認識，讓徐天賜更想深入了解國家的發展。目前在讀大四的徐天賜規劃，未來要考公務員，進入政府或事業單位工作，「希望有機會從事基層工作，從公務員的角度去了解國家的發展。我覺得這對於香港青年來說是特別特別棒的經歷。」徐天賜說，現在深圳已經有11個崗位允許港籍學生報考，他相信「以後機會會更加多，所以就拭目以待。」



跑出香港北京 跑上國際舞台

作為北大出了名的長跑健將，徐天賜每周會參加三次北京大學長跑隊的訓練，除了在操場上，他們有時也會繞着北大的校園一圈圈奔跑。在這樣大量運動下，徐天賜常年保持着矯健的身型，起身落座顯得十分輕巧。

其實，徐天賜最開始的強項是籃球，初二時曾因球技出眾在進入香港拔萃男書院學習，直至高中畢業。但後來由於身高限制，徐天賜轉向長跑，並迅速展現出自己的奔跑天賦。

在北京讀書的日子，徐天賜也積極

爭取在國際舞台奔跑的機會。大學期間，他曾三次獲耐克邀請前往美國參加世界級的馬拉松比賽。「能夠體驗當地的長跑文化，去看世界級的運動是怎麼訓練的，這是北京大學給我提供的寶貴機會。」

●徐天賜冀深入內地基層，了解國家發展。資料圖片



疫情防控

「香港應認真向內地學習」

在往返內地和香港的過程中，徐天賜認為香港入境隔離從一開始就過於「自由」：即便高風險地區入境香港的人，從機場落機那一刻到隔離酒店的這段時間是不受管控的。他們途中可以完全自由地穿梭在各個地鐵站、車站、便利店和酒店前台，而沒有人知道他們是潛在的病毒攜帶者。

徐天賜對比了自己在深圳隔離的經歷：「從我一跨入深圳機場到酒店，全程都有醫護人員陪同，而且全部『全副武

裝』。從機場到酒店有專車接送，完全不會接觸到外人。」而香港對入境人員採取的防控措施只有一根手帶。通過手帶追蹤入境人員的位置是遠遠不夠的，對於入境人員乘坐的交通工具和出入的公共場合，都沒有再多的防控措施，這些漏洞都增加了疫情的傳染風險和防控難度。

因此，對比內地和香港的防疫措施，徐天賜認為「香港應該認真向內地學習，更加全力以赴地防控疫情，從落地機場那一刻到隔離的地方，都要處於閉環管理狀態。」

「太美了！這都是我們傳統文化中的精粹，很值得與孩子們分享。」北京中關村一間雅致的茶室裏，香港著名兒童戲劇導演、戲劇教育家葉遜謙興奮地展示手機裏存的《九九消寒圖》。這個代表中國人過冬哲學的「數九」繪圖法，與「二十四節氣」等傳統文化一起，被葉遜謙熔鑄成一堂戲劇教育課程《節氣》中，走進了孩子們心裏。



掃碼看片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 實習記者 李穎 北京報道



●葉遜謙在給孩子們上戲劇課。

徵集藝術創作 向世界分享美好

對葉遜謙來說，藝術從來沒有界限，它屬於每一個人。從去年2月開始，葉遜謙發起了一個「用藝術澆灌美好」的安徒生獎勵計劃，通過收集藝術作品，將疫情中的人們聯繫到一起。一個個小小的想法，獲得了很多朋友和組織的支持，也收穫了來自全球各地的作品。

葉遜謙說，有一個參賽作品非常打動他，展現的是一個人在疫情期間，如何被困在一個小房間裏，無法伸展，熱切盼望着疫情結束，他可以再一次自由奔放地去各種地方。構思非常簡單，葉遜謙說：「但讓我們看到，大家其實都在同一片天空下，我們是一個共同體。」

2021年，葉遜謙計劃繼續啟動第二屆「安徒生獎勵計劃」，並且把港澳也囊括進來，更希望推廣到全世界。疫情期間，葉遜謙不僅忙於籌備「安徒生獎勵計劃」，還探索了線上戲劇課，給各地的孩子創造舞台。

引導用創意解決問題

線上上課期間，一個來自昆明的小男孩Thomas令葉遜謙印象深刻。那堂課是關於皮影戲的內容，需要學生自己完成皮影戲的裝置，包括幕布、打燈等。在家操作有種種困難，Thomas在狹小凌亂的陽台上課，一開始不知道怎麼搭，但十幾分鐘後再看他重新上線，已經順利地搭好了裝置。原來他用的是晾衣桿和晾衣服的夾子。

「這才是戲劇創作的意義。演出好不好看已經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他創造性地解決問題的過程。」葉遜謙感慨道，對於去年上半年的疫情，他想到的更多是美好，因為這樣的故事在他的教學經歷中還有許多。作為戲劇人和教育者，葉遜謙對自己為社會貢獻了一份力量感到十分滿足。

藝術無界 戲劇搭橋

春天冰雪消融，雪化成了水，滋潤大地，葉遜謙把雪的故事講給孩子們聽，孩子們又在《節氣》中把故事講給我們。剛結束一堂戲劇課的葉遜謙風塵僕僕地趕來，還沒喝一口茶，就滔滔不絕地講起來，「《九九消寒圖》是思考生命的循環，二十四節氣是老祖宗留下的人生循環的24個節點。幾百年前，丹麥的安徒生想的也是生命的循環。把這兩個文化放在一起，你會發現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，沒有什麼不可以融合。」

年過不惑的他，接受採訪時常常做出戲劇表演者誇張又逗趣的動作，或是爽朗又童真地大笑，這個完全沉浸在戲劇世界的香港藝術家，確乎與他的坊間外號「戲劇頑童」十分吻合。

安徒生童話融入花旦唱腔

葉遜謙將安徒生童話《小意達的花兒》中也融入了《節氣》元素。在這個異國故事裏，女孩小意達看到花兒凋謝十分傷心，在花園裏埋了花，沒想到來年卻開出了更美麗的花朵。葉遜謙看到了「落紅不是無情物，化作春泥更護花」的東方意蘊。這不是他第一次在作品中結合不同的文化，作為一個有着多元背景的藝術家，葉遜謙認為，相比差異，自己更看重的是共性。

葉遜謙在北京出生，香港成長，美國留學，與丹麥有長期的藝術交往……走南闖北多年的葉遜謙一路「漂流」，一路結交朋友，將自己的戲劇帶到世界各地。

幾年前，葉遜謙帶學生去丹麥演出，演出的劇目是改編自安徒生的《夜鶯》。「安徒生從來沒來過中國，這是想像中的發生在中國皇帝與夜鶯之間的唯美故事。但我們是不是可以切入一些中國傳統文化？」葉遜謙回憶道，在丹麥的劇院演出時，主角夜鶯一開口，獨具中國特色的花旦唱腔就立刻驚艷了在座的所有丹麥人。在丹麥和中國之間，葉遜謙用童話搭起了一座通往東方世界的橋樑。

冀今年續辦兩地交流活動

「戲劇，不止於舞台。」葉遜謙常將這句話掛在嘴邊，他相信戲劇的力量遠超過舞台的局限。2019年，葉遜謙曾想組織一次以「橋」為主題的旅行，帶着內地和香港的學生一起去創作和思考。「孩子能影響很多東西，就像他們的想像力，有太多的可能性。」但由於當時香港的修例風波而未能成行。2020年又因為疫情嚴峻，也沒有再啟動這樣的交流活動。

建起了橋樑，就沒人在乎那看似難逾越的河

萬物皆有裂縫，但應該把眼光放在「橋」上，葉遜謙說。無論是家長與孩子之間，還是內地與香港之間，「只要搭建起了橋樑，就沒人在乎那條寬闊的、看似難以逾越的河，只有橋才能讓雙方都獲益。」等疫情過去，葉遜謙希望能夠繼續舉辦內地與香港的青少年交流活動，「我人微言輕，但是我們可以用柔軟的、潛移默化的方式，用藝術去審視香港跟內地的關係，搭建起更多的橋樑。」葉遜謙說。



●葉遜謙 港戲劇教育家